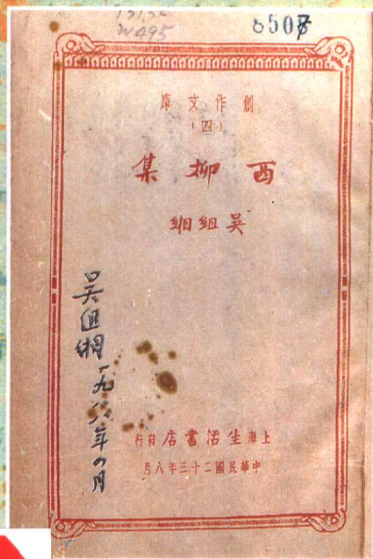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吴组缃

西柳集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西 柳 集

吴组缃

据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初排版印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．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I. 中… II. ①鲁…②王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7753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李金玉 邢尔威
印 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8000 千字
印 张	365.375
版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
定 价	598.00 元 (全 86 册)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“为人生”与“改良社会”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分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“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”（郁达夫语）。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行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

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的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辑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“开放型”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，这或者要被讥为“菜刀不削自己的柄”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

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书 目

- 一、鲁 迅：《呐喊》
- 二、杨振声：《玉君》
- 三、李劫人：《好人家》
- 四、郭沫若：《塔》
- 五、许地山：《危巢坠简》
- 六、张资平：《不平衡的偶力》
- 七、叶绍钧：《线下》
- 八、郁达夫：《寒灰集》
- 九、茅 盾：《春蚕》
- 十、王统照：《春雨之夜》
- 十一、郑振铎：《桂公塘》
- 十二、老 舍：《月牙集》
- 十三、刘呐鸥：《都市风景线》
- 十四、冰 心：《超人》
- 十五、废 名：《竹林的故事》
- 十六、柔 石：《二月》
- 十七、丁 玲：《在黑暗中》
- 十八、沙 汀：《兽道》
- 十九、艾 芜：《南行记》
- 二十、巴 金：《发的故事》
- 二十一、施蛰存：《将军底头》
- 二十二、赵树理：《李有才板话》
- 二十三、张天翼：《速写三篇》

- 二十四、蹇先艾：《酒家》
- 二十五、徐 讷：《鬼恋》
- 二十六、吴组缃：《西柳集》
- 二十七、萧 红：《旷野的呼唤》
- 二十八、穆时英：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
- 二十九、孙 犁：《荷花淀》
- 三十、张爱玲：《传奇》

吴组缃（1908—），原名吴组襄，安徽泾县人。

吴组缃是社会剖析派小说家。他在三十年代初开始发展小说，一九三三年，茅盾的《子夜》出版后，对他影响很大，他撰文评述时指出，《子夜》的贡献在于以一个“新兴社会科学家的严密正确的态度”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没落，宣示了下层阶级的兴起。从此开拓了艺术视野，有意识地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解剖社会各个阶层的断面，写出了《一千八百万》、《天下太平》、《樊家铺》等小说。吴组缃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，他以精密圆熟的技法展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动荡局面，赢得好评。吴组缃的主要短篇小说结为《西柳集》、《饭余集》；长篇小说有《鸭嘴涝》。

《西柳集》收小说十篇，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。其中《一千八百万》是他的成名作，也是他转向社会剖析派的转折点。题名“西柳”，是因其时作者居于北平西柳村。

序

在学校里读书，生活很是干枯，每喜于闲暇时候，自己练习作文。近来因为家境不好，度日颇难，就把所写的东西中说故事的那一类约略加以挑选，集成这个册子发卖。

这里收集的几篇东西，有的似乎是小说，有的其实不是，但都多少说了点故事。内容的五颜六色，正展露着现代一个知识青年如我者之真实的灵魂。写法和所用的文字底调子，也都不甚相同。那是因为自己还在练习的原故。

各篇次序都是依照写作的先后编排的。前面几篇，实在幼稚得见不得人；后面几篇稍稍进益了一点子。本想好好挑选一下的；苦于写的不多，经不起严格的挑选。但愿不久能有较裕的时间，再用心写点像样的出来。

这本可怜的东西的出版，及其中大部分的写成，都是几位师友提携鼓舞的力量。我永远不能忘记。

吴组缃于北平西柳村

一九三四，二，二十五。

目 次

离家的前夜	(1)
两只小麻雀	(9)
栀子花	(24)
金小姐与雪姑娘	(38)
官官的补品	(54)
蕞竹山房	(70)
黄昏	(78)
卅字金银花	(88)
一千八百担	(98)
天下太平	(142)

离家的前夜

堂厅里黑漆漆地，右边屋子的耳门虚掩着，由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。蝶坐在藤沙发上，我坐在她旁边。两个人都屏息着向屋子里倾听。

“乖，宝宝，吃奶奶。吃奶奶。”那个新雇来的奶妈温慈地说着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鸽子又凄惶地哭起来了。

“哦，不吃，不吃。……乖乖，别哭。”奶妈说。

鸽子不哭了，蝶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耳门旁，贴着一只眼睛向屋里瞧：坐在桌旁的是母亲，她皱着眉头，脸上泛着一丝怨怒，一手抱着鸽子。鸽子凝着她灵活的小眼，注视着灯火，泪挂在小颊上，时时摇动着头，发出哭后的啾啾。奶娘依在旁边，在桌上转着铜子。一共三个铜子在转，奶娘的手很灵捷，倒了这个，又转起那个。

“鸽子，好玩呀，喂！……”奶娘一边忙着转铜子，一边笑着逗鸽子。

“嗯，嗯……”鸽子把小手指着在转的铜子，很高兴地啾啾着。

“嗯，嗯……鸽子也转，鸽子也转。”奶娘由母亲手里抱过鸽子来，把铜子给了她，说：“奶娘真疼你呢，小宝宝，你自己转。”

鸽子把奶娘那张陌生的脸注视了一回，忽然又若有所感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

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，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样？”蝶低声地问我。

“不成功，她不要她呢！”

蝶正打算再说什么，忽然屋里传出母亲的话声：

“哪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！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啦，要读书，——结了婚还要读书，生了孩子还要读书！真是新花样，女人读书有什么用！……”

“少奶奶毕了业，会当女教习先生，赚钱来孝敬你老人家呢！”

“我也有这福气！女人毕业干什么用！……这种狠心的人，自己的血肉呀，你看，忍心把她磨得这样可怜！……哪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！”

“妈，妈，妈，……”鸽子凄楚的稚音喊着。

“宝宝，这是你的妈呀！”母亲的声音又变慈和了：“那个狠心的妈不要你了，你还念她作什么？——宝宝，乖乖。真是可怜呢，今天下午自你来了以后，一口奶奶也没有吃。真是可怜的孩子！犯了什么法，叫人受饿罪！”

“妈，妈，多好玩呀！”奶妈说。铜子又在桌上转起来了。

“娶什么女学生！我早就说女学生是要不得的。女学生是一朵花呀，摆在那里给人赏赏赞赞的呀！还抱孩子，抱孩子不是做苦工？”

“赫赫，赫！……”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。

“你还笑！”蝶的声音分明含着泪。

“妈，妈，妈，……呵呵！……！”鸽子又凄切地哭喊着

了。

“饿了啦!”母亲喊着说。

“小宝宝，吃奶奶，真好吃呀!”奶妈又在逗鸽子。

“呵呵，……”鸽子哭得更厉害了。

蝶站起来，很快地推开门，走进屋子里去了。我也茫然地跟了她进去。

鸽子张开小口，眼泪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。母亲说：“妈来了，妈来了!”她看见蝶，张开手，使劲地向她怀里扑过来。口里亲热地喊着：“妈，妈，妈”泪还不住地向下滚。

“真是活冤家!”蝶红晕着眼眶说：“乖，不许哭了!”

鸽子果真不哭了，把小手在蝶的胸前乱抓着，亲热地撒着娇。蝶把钮扣解开，露出乳来，可怜的孩子!她饿急急地含住了一只，又用手抚弄着另一只。但是凄凄切切地，又接二连三在摇动小头，发出啾啾的余声。

“你看可怜不可怜?”母亲很感动地叹息着。

“真是痴东西!”蝶用手帕替鸽子拭了泪，抚摩着她柔茵的头发，半似自语，半似教训地道：“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，还要择东拣西的!假使你妈死了呢，你不活了?”

“说得真好听!”母亲又怒又笑地说。

此时大家都无声了，那个奶娘无事可做，腆腆腩腩地在搓着两手。我看她，正是一位和蝶年纪相似，二十岁上下的女人，虽穿着乡土气的布衣，却很整齐洁净。灯光照着她半边丰满的面庞：“留海”的额鬓拂着乌亮的眼，绯红的腮，犹泛着一小点少女娇媚。但那两只由浇薄的单褂掩着的胸前高高地耸起的乳峰，却把她的少女风韵整个地毁坏了。

我又望了望蝶，别有所思的叹了一口气。

鸽子含着奶，已在蝶的怀里睡着了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”母亲轻松地挺了挺腰说：“饿了，又哭得疲倦了，现在一吃饭，不就睡熟了？真是可怜的！”

蝶抱鸽子到我们自己的新房里去。母亲也打算去睡了，招呼奶娘，今晚权且在她屋里睡一宵，到明天再说。

我走回卧室里，蝶躺在藤椅上，一只脚踏摇着鸽子的摇篮，侧着身向里面，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的催眠歌。

“又哭了，有什么值得哭的呢？快到一岁的孩子，哪里这么容易换奶？——慢慢地，说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，就肯吃她的奶了。”

“她不吃，她自己上当！”蝶哽咽着嗓子发气地说：“我是一定要出去的，我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！”

一位正在绚烂的青春中的姑娘，火焰在她的心内熊熊地燃烧，希望在她的目前美丽地闪烁。蝶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女子。她所需要的也是活跃的，前进的，充实的，现代的生活。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村里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，她怎能过得下去？蝶说：“在校里读书的时候，冬天是多么适意？现在则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，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，一切空虚的，死静的氛围来充实我的感官。我是活活的人；我不能死死地埋掩在这古墓里！”

我爱她，我完全同情她。

*

*

*

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房里冷悄悄地。蝶不知几时已起身，鸽子也不在摇篮里了。我懒懒地穿好衣服，找到后面厨房里，才看见蝶捧着碗在吃什么。昨天的那一层愁云，早从她的脸上消散了。

“你起来了？”她含笑地跑近我。

“你吃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肝，醋炒猪肝，怪难吃的”。她皱着眉头，撒娇地摇着头说。

“吃这个干什么用？”

“止奶呢！”她高兴地说：“鸽子吃奶娘的奶了。今天一起身，奶娘来抱她，她就要她抱。我叫奶娘抱她到无人的地方去。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厅上，和她玩了一回，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。吃了奶，又玩了好久，一次也没有哭。现在我叫奶娘抱到她自己家里去了。”

“我知道熟稔了就会吃她奶的，昨天你偏要那么急！”

“这样子，我俩明天就动身。”她一时真高兴。

“好，只要你愿意。”

那奶娘声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，因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，她要在家料理，是离不得家的。所以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里去养育。好在都同在一个村里，自然可以时常来来去去。我们都答应了。

“不知道她家里清洁不清洁？邻居怎么样？屋舍怎么样？”我说。

“下午我要去的。我要送鸽子的衣服，什物去。”蝶一边回答我，一边又和女佣人说：“张妈，你先去看看她在那里登得惯登不惯？哭不哭？现在在那里作什么？奶娘待她怎么样？”

“你自己去一去也好。”我说。

“可是现在我不敢去；去了，她会不要奶娘了。——到晚上，我不见她面，偷偷地去看看情形。”蝶说着眼就红了。

蝶中饭也不吃，忙着把鸽子的衣服，玩具和零星东西打

点了一箱又一包；又忙着把我们自己的行李书籍理好。她脸色苍白得可怜，眼下变得钝滞了，泛着凄清的弱光。然而刚才她并不是这样子的。

“蝶，你不舒服？歇歇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要紧……”她哽咽着嗓子，向藤椅上一躺，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泪。

蝶虽然年轻，孩子气，但她也是具有极强烈的母性爱的。青春的烈焰鼓动她振起，前进；但等她丢开了孩子，预备振起，前进时，她顿时发现到自己已失去了，一件重要的东西，自己的心已经空虚，怅惘着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我们正吃晚饭，蝶叫张妈提了箱子包袱，到奶娘家里去。

“你吃了饭再去。”母亲慈祥地说：“我和你一块儿去看看。”

“我吃不下饭。——晚上，路难走，你老人家别去。”她说。

“少吃一点，你两天没有好好地吃饭了，饿出病来怎么办？”我也怂恿她吃饭。

“没有的事。我饿了，我自己会吃。……不要紧。”她说就就和张妈去了。

我到外面去辞了行回家，屋子里坐着满满的人。蝶很兴奋，同时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。鸽子在她怀里又跳又唱。满屋里喧哗着，有的叹息，有的赞怜鸽子。“怎么回事她又回来了？”我看见鸽子在她怀中，不免惊奇地问着。

“这孩子真了不得！”蝶泛着疲弱的目光，兴奋地说：“我到了奶娘家，我不敢进去，只在房外坐着。鸽子在房内，正